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

鍾玲極短篇 >>>

求婚

□鍾 玲

在人生各種艱辛痛苦之中，幸福的片刻不僅存在，而且沛然如春水。

那年他五十六歲，她五十歲。他們住在一起已經一年多了。在他的女兒嫁了沒多久，她就搬進他的透天厝。他們初識就感到只要對方在身邊，心情就會愉快起來。對人生，兩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怨恨。她爲了兩個孩子，忍受丈夫在外面有另一頭家，忍受他的語言暴力，終於在小兒子進大學那年離了婚。他娶的富家女受不了物質欠豐裕的日子，趁着自己年輕，離婚而去，把女兒留給他養。所以兩個離了婚的人，初識沒多久，心就安頓在對方身上。但這半個月來，兩個人臉上的表情都起了變化。他曬得黝黑，削瘦勁挺的臉上常出現若有所思的表情。她在獨自的時候容長秀麗的臉總是憂愁的。因為她診斷出患第三期乳癌。

兩個人飯後坐在二樓客廳沙發上，他站起來把電視關了，坐回她身邊，直視她雙眼說：「安秀，我們結婚好嗎？」安秀望着他，眼中淚光一閃：「還是不要，像過去一年也很好。現在孩子還不能完全接受我們住在一起。俊義，你知道的。」他們同時想到今年年初過農曆年，兩人得各自到自己孩子家過年的事。俊義說：「你兩個兒子，我一個女兒，都在工作了。不是結了婚，就已經有女朋

友，他們會懂的，尤其是知道了你得了病。」她的面容忽然僵起來了。是的，她得乳癌三期，腫瘤直徑三點五公分，已經轉移到腋下淋巴結。下周做切除乳房的手術，自己將會只是半個女人。之後還要進行痛苦的化療。她堅決地說：「我們不應該結婚，我不想拖累你。」俊義急忙說出壓在心底一年多的話：「我要給你正式的名分。這一年你委屈了，我知道親戚朋友都在說閒話，太委屈你了，我本來就要娶你，我一直都要娶你……」她打斷他：「這個年紀了，說就讓他們說去。我們還是不結婚罷。做太太，要健健康康地，能照顧你才對。現在這個樣子，還做什麼太太。」於是她拒絕了他的求婚。* * *之後五年她先割去右乳房，接着進行化療和放射線治療。然後復發，又割去左乳房。身體一直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是她的態度正面積極，因為兩家人的心竟聯合起來了。每次她住院，俊義和她兒子、兒媳婦輪班在床邊照顧她。出院住俊義家。只要不工作，他全天候照顧她。五年來都是兩家人一同在透天厝吃團年飯。安秀的媳婦，還常替俊義的

女兒去幼兒院接小孩。雙方家人早就接受了他們住在一起了。

* * *

俊義六十一歲一個夏天，在工地指揮工人的時候，忽然昏迷倒在地上，急救車把他送去醫院急診室，診斷出來是肝癌末期。他知道自己病情時，並不意外，因為近幾個月，體力愈來愈差，腹痛也加劇。但別人卻看不出來，因為他本來就瘦，皮膚本來就黑，分不出是曬黑的，還是肝病的黧黑膚色。安秀一聽診斷結果，內心後悔不已，他比以前更削瘦，肚子痛的情況更嚴重，她怎麼沒有警覺呢？

安秀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俊義的女兒和女婿都在，他半坐半躺，虛弱得像枯草，看見她進房，眼睛亮了起來。她也不管晚輩在，一把摟住他，淚不停地流。女兒、女婿識趣地出去了，安秀啞啞地說：「是我把你累壞了，工地回來，那麼辛苦，還要照顧我……」俊義拍着她的背，知道她心疼他，就像他心疼她一樣，他們可以一同面對

• 鍾玲，香港著名女作家，學者，著有《赤足在草地上》、《群山呼喚我》、《輪回》、《鍾玲極短篇》等二十多種作品。



死神了。他雙手撫住她的背，前傾向着她伏在他胸口的頭說：「我們可以結婚了嗎？」她抬頭近距離地望着他：「是，我們結婚。」她想，現在兩個人是登對了。我們可以一起走最後一段。你一離開，我會跟着來。* * *五天後，他們在加護病房成婚。子女親友來了二十多人。雙方子女選情商台南戶政事務所的人員到病房來辦理公證結婚登記。醫生護士十多人到賀。病房內外擠得滿滿的，當俊義、安秀一同切蛋糕時，掌聲震耳。是的，在人生各種艱辛痛苦之中，幸福的片刻不僅存在，而且沛然如春水。

天上掉下十三箱書

□吳 捷

「我這裏有幾本書你可能感興趣，有空來看看？」歷史系一位專攻東亞近現代史的老太太給我發了個郵件。她在這所大學執教三十五年後今年退休，正在清空辦公室。我應邀前往，她住身後一指：「那兩個架子上的書我都不要了，你隨便選吧。」走過去略掃了一眼，問她：「我都拿走可以嗎？」於是，剛開始說的「幾本書」變成了滿滿十三箱，一個助教幫我用手推車從她的辦公室到我的辦公室推了三趟，我倆都一身汗。

老太太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中國近現代史，七十年代去台灣搜集博士論文資料，內地開放後又去進修、旅行過。半個世紀從各地零星搜集來的大批藏書，包括朋友、同事、作者送的，自己在書店買的，在圖書館清貨時買的，郵購的，網購的……若干人的點滴匯聚，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捆紮、打包、郵寄，至少半數都在我出生前就伴她教學、研究，如今瞬間都轉入我手中。我在辦公室清理出一個兩米高的大書架，將十三箱書略作分類然後上架。擺不下，沿牆又堆起齊腰高的四座書山。一看表，三個小時悄然溜走。一共多少本？數了兩次都中途放棄。太多了。宋史清史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黨共產黨史長征延安抗日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台灣史香港史明代以來中西交流史外國人與中國革命。日本通史現當代日本政治文化經濟農村生活。作者的名字好些耳熟能詳：張光直、黃仁宇、Marcel Granet（葛蘭言）、John Fairbank（費正清）、Jonathan Spence（史景遷）、Arthur Wright（芮沃壽）、Edgar Snow、Edwin Reischauer。還有中國文學英譯本：《



紅樓夢》，林太乙翻譯的《鏡花緣》，魯迅謝冰瑩巴金茅盾沈從文老舍余華……數不過來。記得周一良先生八十年代中期參觀東京大學後說過，搜求專家學者長期積累的藏書，是建立專業圖書館的重要途徑之一。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就是從倉石武四郎、長澤規矩也等中國學學者的藏書發展起來的。我剛入手의這十三箱書，也足有一個小型專門圖書館的分量了。還有好些匪夷所思的書，過境還還，隨便翻翻都有趣極了。有本巴掌大的小冊子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Double-Dealer Chou Yang，一百零六頁，是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英譯本。姚文元1967年寫的，北京外文出版社當年就翻譯了出來。這種文章居然還有英譯！譯給誰看呢？幫助工農兵學外語？向世界宣傳「革命形勢」？一茬茬潮頭浪尖的人物都退出了歷史舞台，作者和那個年代奇妙的一套語言都早被遺忘，這小冊子卻愀兮恍兮，飄洋過海，像五十年前廢墟中飄出的一隻蝴蝶的影子，最後棲息在我書架上的一隅。

另外一個巴掌大的小冊子，A Pocket Guide to China，是美國政府1944年為去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美國軍事人員編寫的。編者對讀者（美國軍官和士兵）說，中美共同的敵人 是 日本；現在你要去中國，與中國人並肩抗日了，美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此；可是你不懂中國人的語言，也不了解中國人，怎麼辦？所以小書的第二頁就有八個醒目的紅色漢字：「入境問禁，入國問俗」，配以英譯：「When you enter a neighborhood, ask what is forbidden. When you enter a country, ask what the customs are.」六十四頁的篇幅簡介了中國地理、中國人的風俗和「面子」，中日戰爭情況和中國軍隊的策略，還有漢語常用語、錢幣及度量衡轉換等實用信息。插圖裏的中國男人穿長衫、戴瓜皮小帽，齧着齧牙；女人身著旗袍，腰肢纖細。此書特別提醒：別看中國女性參加游擊隊和男人一起打仗（美國女性做不到），但對異性的搭訕，她們並不像美國女人那麼開放，所以輕薄不得。「你就是美國的使者」，編者提醒，別損害美國在中國人心中的美好形象。爲了消除陌生和隔閡，編者費了不少筆墨說明中美兩國其實非常相似，乃至有這樣的話：「Of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the Chinese are most like Americans.」七十年過去了，中美兩國

在敵友的角色間不斷轉換，高層的決策和修辭閃爍多彩，民間對彼此的形象和認知也迷霧中偶見青天。此時再翻開這本小冊子，重溫並肩抗日時的舊時光景，眼前閃過七十年的波譎雲詭。這批書中最老的一本 是線裝的梁啟超《戊戌政變記》，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一百五十七頁。八十年的歲月將書頁化爲棕褐色的薄脆，書脊、邊角不知經歷了多少磕磕碰碰，又破又碎。輕輕翻開，一股好聞的「舊」味兒。這本破破爛爛、只能捧着用指尖小心翻閱的《戊戌政變記》有趣就有趣在它的經歷。封面蓋了三個大概是藏書章，陽文「楊啓壯 K. C. Yeung」及在紐約的地址。略查資料，得知楊啓壯（1891-1958）是廣東新會人，梁啟超的同鄉，好像曾支持孫中山並加入過同盟會，1928年到1958年任紐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主任牧師。如此看來，楊牧師買《戊戌政變記》，良有以也。不過，他是在哪裏買的？上海，還是其他城市的某個書店？書又是怎樣隨他橫渡太平洋和美洲大陸，來到紐約的？書的內頁還有英文「CU東亞圖書館藏書」及「清倉」字樣。CU大概意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楊牧師生前或過世後，書捐給了哥大。十幾年、幾十年過去，某天圖書館清倉賣書時，這本當時大概品相還不算太壞的書，吸引了一位年輕研究生的目光。陪伴她幾十年後，又成爲我的案頭之珍。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哥大東亞圖書館不知從何途徑購入此書，若干年後清倉出售時，爲楊牧師購入……若非書頁上當初或許無意印上或寫下的文字，它就將永遠保守自己身世的秘密，彷彿百年、千年之前傳下來的一件沒有印鑒的玉器、一首沒有序的詩。後人把玩之，吟詠之，回溯千百年前的情形，卻永遠無從得知。而有時，一行小序、一朵閒章，就能告訴我們它的作者，它古往今來無數擁有者之一，以及他們在歷史長河的某一刻那瞬間的得意或哀愁。

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任繼愈《中國哲學簡史》本身無甚可談，但書中夾着一張倫敦柯烈（Collet's）書店的收據卻令人神往。收據上的老式打字機字體告訴我，1960年4月，北達科他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Dale Riepe 向柯烈郵購兩本書，一本就是任著，還有一本是馬克思《

• 吳捷，北京人。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現爲美國某大學終身教授。作品散見於《大公報》、《香港商報》、《世界日報》、《世界周刊》等。

夏日龍脊

□房樹德

漂泊的靈魂
注定永遠在路上
而今天的路，卻靜悄悄
蜿蜒於山脊

山與海，相互咬合
妝點記憶的景物不再遙遠
這樣的溫度，用不着渲染
一整天的陽光
燒焦了滿山的靜默，只有一排孤獨的椅子對着南海
好像等待勒破風雲的智者

鳥兒們的音符落在樹上
轟鳴的晚霞
架起泉水的石頭
毛蒼花撐開了耳朵
天籟因而成曲
詩人說，夏天是烈焰紅唇
而我只在乎視野的遼闊
從來不理會季節的淫蕩

日落，不是單調的自我表達
不必思考以什麼方式記住這個傍晚

暑氣未散
月亮已經升高
一千五百年前那對木屐
似乎就停在風口
高吟之後，等待空谷傳聲

• 房樹德，報館文員，喜歡寫詩，並試圖用詩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花園。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澳門報刊。



【散文詩】

小路彎彎

□姚船

彎彎的小路，像一張蛛網，把鬱鬱蒼蒼的公園罩住。細細長長，承載着輕鬆的腳步，引導人們遊覽的方向。踏入花圃，五顏六色的花朵競放。像色彩流上衣裳，人比花靚。走進草地，綠色的波浪起伏湧動。像山泉淌過赤腳，心清氣爽。拐入樹林，斑駁的陽光葉縫閃爍，像生命歡樂躍動，喚醒原生態草木，茁壯成長。溪澗流水，古樸木橋，還有幾聲鳥叫，都被小路串成一片。彎彎的小路啊，把輕鬆、悠閑和愉悅，織進人們心裏，去掉煩惱，忘卻喧鬧，享受眼前美好。人生的路啊，也彎彎曲曲，悠悠長長。但它承載的是，沉重的步履，還有艱難的探索。面對急流險灘，遭遇崇山峻嶺，憑藉信念、毅力和智慧，披荆斬棘，闢出一條康莊大道。公園的小路，爲你鋪設；人生的大路，靠你開創。在鋪滿鮮花和蔭涼的小路抒情，正是爲了凝聚力量，奔走在明天通往理想的人生大道。

小蜜蜂

修整圍欄上的爬藤，忽然發現葉子下有一個小蜂窩。蜂窩不大，像個千瘡百孔灰色的球。一隻小蜜蜂鑽出小孔，擺動薄薄的翅膀，飛了。牠在蜂窩上繞了一圈，又在我的頭頂盤旋。片刻，才施施然飛向花叢，降落在一朵紅花的花蕊上。我聽見小蜜蜂發出的似有若無美妙的聲響。也許我們已經見過面，牠在向老朋友輕輕問好；或者在發出警告，別侵犯牠寧靜的家園！我喜愛勤勞的小蜜蜂。一出蜂窩，就不停飛翔。從紅花到黃花，從花圃到瓜棚，採集甜蜜，傳播花粉，一刻也沒歇腳。我欣賞無私的小蜜蜂。一式裝扮，分不出你我。從早霞到夕陽，從綠春到盛夏，默默勞作，爲人類釀造幸福，幫瓜果做紅娘。我敬慕勇敢的小蜜蜂。一根針刺，是護身武器。誰敢肆意捉弄，甚至搗亂窩巢，牠毫不猶豫，把針狠狠扎下去，那怕就此結束生命。小蜜蜂飛回來了，在我頭上繞了一圈，就鑽進葉子下面。牠又會飛出去的，因爲新的一天剛剛開始。我不再修整爬藤，讓小蜜蜂和牠的夥伴，有一個寧靜溫馨的家園。小蜜蜂啊，你可知道我的心意？

• 姚船，1980年移居加拿大，作品散見於美加和中港台等地報章雜誌，曾任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

